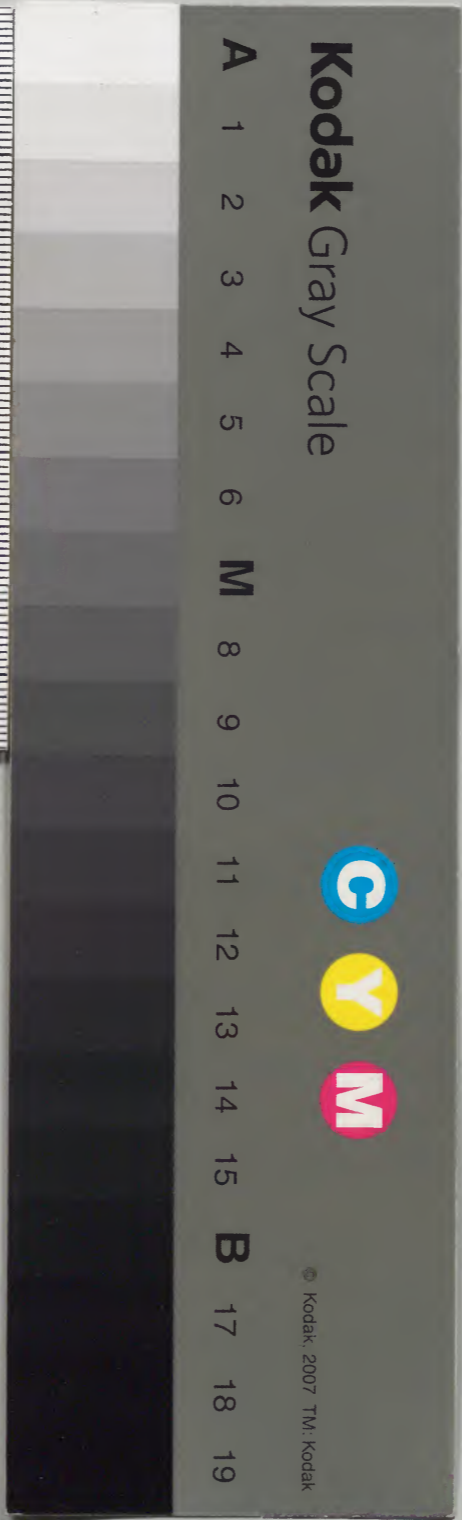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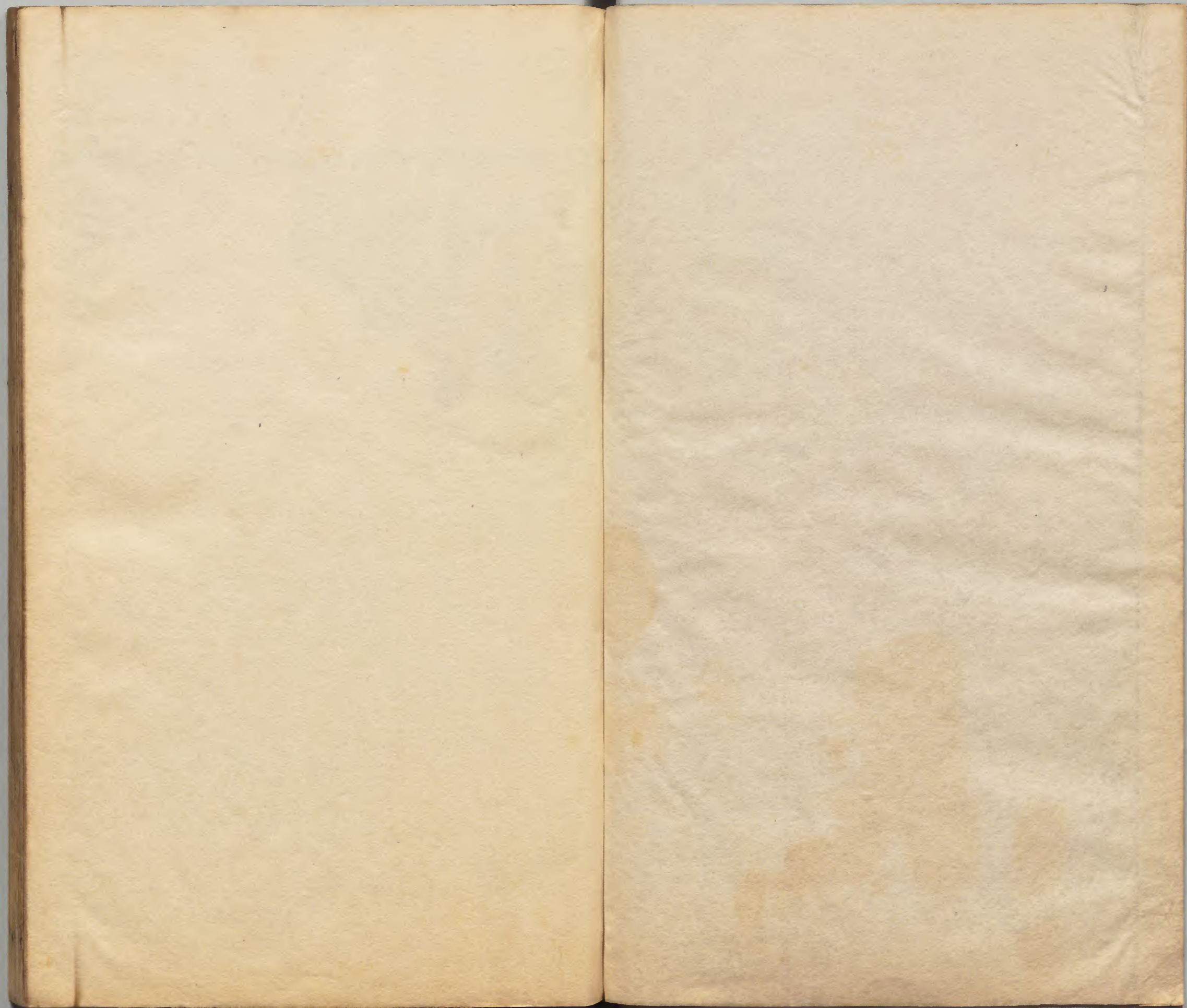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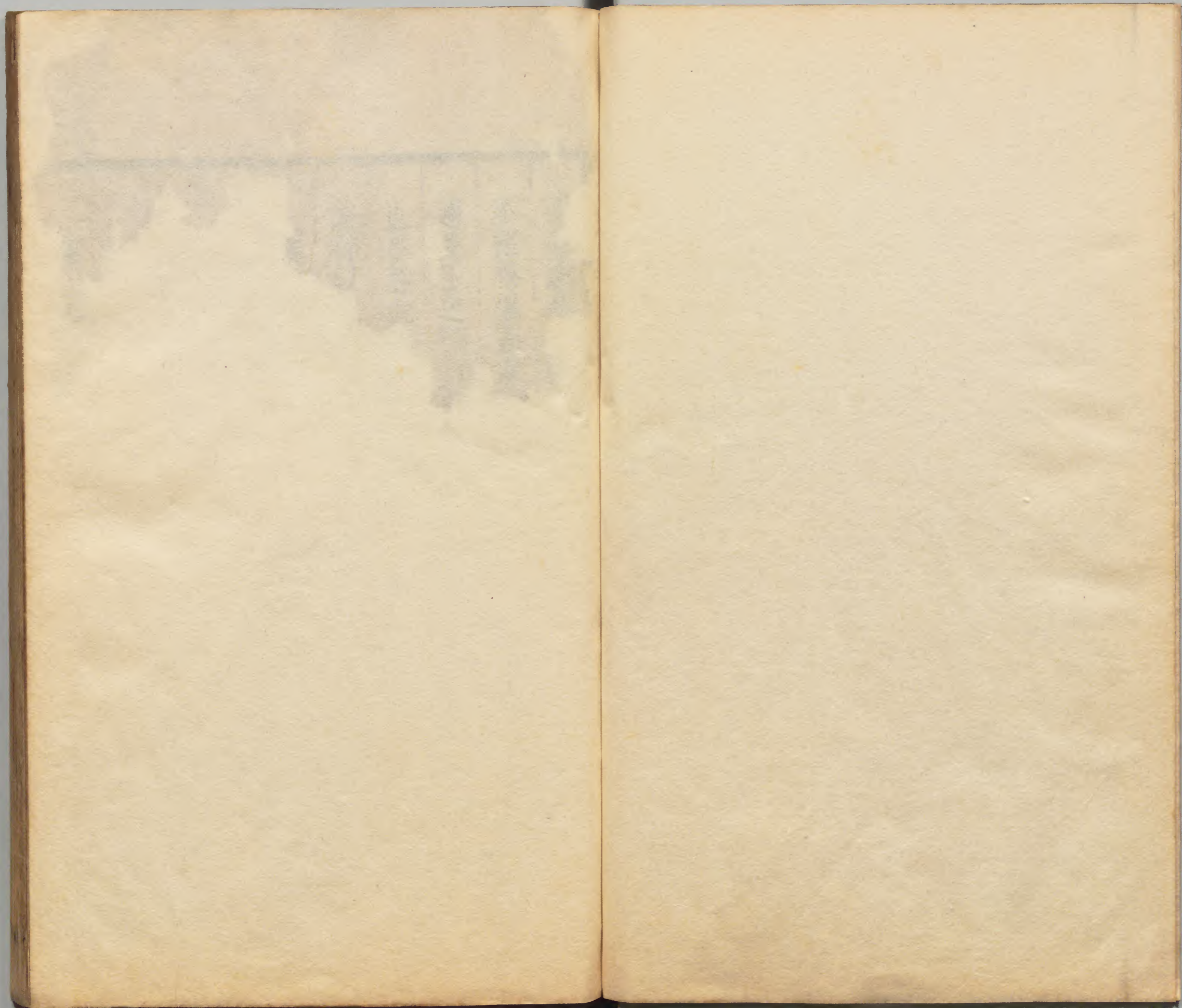
庫 文 閣 內			
二 九 函	一 三 冊	九 四 八 號	漢 書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9448
冊 數	12 ( 2 )
函 號	299 27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覺也夫相

不望松楸而灑

邇先王之訓賢

也不吝改

誠有以

安

東

尹以冕服奉

桐

如霍

廢有同

無逸其在高宗時

年不言其惟不言

錄曰商之

卑踰尊乃

子非若後世姑

不可以恩掩義

愛其父非

主高

有

不

此篇綿

中

按

井

是

造之

氏說文引詩

亦通

乃及王季

緝

中庸子曰無

之子述之

錄曰孔子曰仁

王季為彼

者有之

焉

詩周

子孫繩

錄曰詩

今

周而貞元會合匪但一

類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不然以

何以不相若乎

及其有娠不視惡色耳不聽惡

公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

理之所寓也夫天命之

者不可以善惡言性

矣匪但是也而貴賤

也蓋前乎此者多

禍不可遏矧可長乎夫

難於衆妾內子

宮人寵無不利

生俱生一定而不可

之候感於正則

者婦人有娠則寢不

味不聽淫聲而所以養之於正者

言福則

麟之與振振公

息無非默養以培植正氣則生而端

角振振公族吁嗟麟

而未生以前尚必祇慎如此况於豫

錄曰愚觀王者六

有聖德端莊性成何待娠時而始若且

之親切者也夫麟

說以為列女法則爾

錄曰愚觀

間與小民共甘苦

何也意者天地

息而有真實無妄之誠朝廷萬

之積累而實天

年之久默然竟不言乎可見高

陽

虛慕之文而有天性自然之感

列女

無聞也

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

錄

轍也

性

續

善故

壽夭無不茲焉

卒為宗不亦宜

者蓋妙合而

邪則惡乃

營日不服給乃如

之立倉卒間作為毫不

之垂為一代制作

先故推本者以為肇基王迹蓋

尤在

之一振太王日勢從此寢昌若謂以

事自此

王盛之商不惟無是事亦豈有是心

過常人可見

問解云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

其可緩哉太

作者特

有身生此文王

形而羣公之

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觀感興起非但

隱王少帝之辜

釋者曰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文王

有如周之文

必逞其欲速之心而陷

禮

苟若私意勝則必預為不拔之業而

定為訓後世尚有欲為周文王者

其終

九齡文王

其終

也古者謂齒

王九

今益斯羽薨薨兮宜爾

錄曰武何以有是夢也

是德而宜有是福



文何以有是應也愛子之

弗治而人何疑議之有哉文

無以飯再飯以至

下加之乎木

之家法乎此而論德則德廣此而

之類春秋書以記灾而詩取之

談後以螫龍欲罪東坡何也

屑均此蕪者

按夢寐之說君

已卯滅商至乙酉

士多方之

有若在郊藪矣然而未見也

振振者之克肖乎此

已也抑商有外丙仲壬之天漢

元吉之難宋有光美德昭之議

哉以為王者之瑞誠非誣

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

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

何也曰西方有九國君王

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

明先天而天弗違也

此者多陰

弟之言可以觀

觀德矣和非婦子嘻嘻

之世恩乎進非枯楊生稊也

之家法乎此而論德則德廣此而

之類春秋書以記灾而詩取之

談後以螫龍欲罪東坡何也

振振公姓吁嗟麟兮麟之

有若是之真實頌美之辭未有若

士多方之

有若在郊藪矣然而未見也

振振者之克肖乎此

已也抑商有外丙仲壬之天漢

元吉之難宋有光美德昭之議

哉以為王者之瑞誠非誣

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

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

何也曰西方有九國君王

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

明先天而天弗違也

矣然則文

壽所自有命

天通既能知

人耶

古人

詩用

茲皇

聖

所

實

也厥後且

書願惟慮其

玉几乃同召太保

御事王曰嗚呼疾大

予審訓命汝昔

克達殷集大命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

艱難

錄十七

王

皆

命

故其

天而天奉時也天且

有二而誠之所通初

間純乎為親之意舉天

云可格矧神明之至理邪

之應適會其數雖不益以文

也

也

武大聖而顧為此言乎考

更六歲尚有武庚管蔡之誅多

非益以三齡則經營草創不

與所關匪細實亦天心所在而或者

何能取已與人不知至誠無日

命可以小儒臆見妄測夫天

不居叔少子成王不宜多

有生子之事然立嗣必嫡元配

向少揆之於理殊有疑礙姑留之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

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蓋天也之大化曰仁

柔遠能

于非後

錄

夫

獨則一

其趨之

近習冒進不善

成之至計保傅之命

不詳於理道者

順符 莫非以是為

憂成王之然矣在成三王

王之孝非有他求其端

良於祖乃憂劬之通微也其

亦衍也此所以思繼其序而不忘者

不異乎此元成以後此道微矣

惟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

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

武王宣重光奠賈陳教訓

洞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

其終與康王所以正其始可為萬

周之得人者以王室懿親當大保重

戚所關若同舟而颺於中流並轡

哉彼成王者始也予其懲而

乎終也宣重光而達大

非召公何以能敬保元

之親切如此非若 劉必勃之徒取僥幸也

趙安勸小大庶邦思其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

虞廷傳心之要

明疇能察之非至健疇

主誠得於

所致而非泛然之臆說也

降厥家可須臾忽忘乎靜而慎

息不善乎而在嗣君尤切焉者以

未固一旦出居人上易致驕泰之失入

所以柔遠能邇者皆無其具矣

切豈佳兒佳婦之言徒見其所

口語哉

論語周公謂魯公

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錄曰此周公之

天子所謂一變至道是也厥後

治心內而後

仁而後義豈非得於此訓者深乎故

之澤及

之迹者仁厚也間嘗過曲阜觀周公

廟

意大聖人之德生能配天死無以

所

魯公之賢砥礪我之教以之配饗夫豈不宜當

俟

子論定焉

詩大雅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

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告于文人

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名祖  
九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  
對揚于休作名公考天子萬壽

錄 武成康之世德

名者無象賢之子繩武之

孫 父德何以能

象者德勸親賢而垂永世

之

淮南之功既錫之策命重

以祭器加

此作廟器彰榮君賜一何偉哉蓋世

示 此作廟器彰榮君賜一何偉哉蓋世

國同休有一體之

按自陶唐迄周

子述無憂者止文王一人堯有

之子禹有圮

舜父頑而商均弗類夏商之臣

臣靡不聞其 甘盤傳說不傳其後度非盡紀載之

周時周召分封 相天子復賜召公湯沐邑于名周公湯

沐邑于周

采不嫌與國同號尤為希有之數

後

勿替而於眾建諸侯中亦唯魯稱

燕獨

臣遠矣至五臣之後並為帝王而祚

有

致養二端稷為養民之官故周家累

最久

故賢聖之君六七作即

甘

有長世之微子

實出于宋師表萬世歷

自無窮致此之故良非偶然矣

家語孔子之先宋後也微子 元子入為王卿士微

者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子為殷後與國于宋弟號微仲  
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熙熙生弗父何何當嗣而  
讓其弟何生宋父周勝世為宋卿勝生正考  
甫考居其後以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  
父其子奔魯故孔子為魯人防叔生伯  
夏伯夏生脂西之山生孔子

錄曰遷知世而顧遺其先系何邪微子統承先王孔  
子實紹殷後三代之迭運可謂至仁矣夫契敷五教  
倫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也湯繼夏后而有天下其立本發源  
實肇於此至微子生有聖德后與帝乙皆欲立之則繼

當命世為天子其抱器奔周周亦  
禮物作室家數世而後周德浸衰天乃篤生大聖為萬世  
仁義禮樂之宗不繼周而王實以代商為治

吾學及禮  
其隱然自任之心可見是可遺而  
略而不書失其本矣  
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  
蚪唇昌額  
頭阜頰堤眉地足谷竅  
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囊棋手垂過膝耳垂  
珠庭眉十二采六十四理立似鳳峙坐若龍蹲手握天

文足履度宇望之如

若營四海躬履謙讓

育有文曰制作定世符其說見之世本緯書及孔氏家譜

又按微殷繼

孔安國云微子既國於

應曰微伯有子各脂次子曰微仲名衍即

立適孫次子不得干位微子則

傳衍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

弟七再考 古今人表於微子下註曰紂兄宋微

下註曰啟子

益明

○又按孔子生周靈王二十

七年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之

孔子年十九娶于

歷有考據諸家紀載不一故特識

魚孔子榮君賜

鯉而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

錄曰商自契以

至於湯又自湯以降而至於宋歷

餘年而後孔氏

父佐戴武宣歷數世而後

出

伯魚復生伋而後道統

其宗天為

以繼往開來所關非小補也錄之以補

史記

孝

子侍子

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

睦上

知之乎曾子

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

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

厥德

錄曰夫所謂至德要道何也曰

天上下言也何以

也天下

以為

也豈其遂

下雖舛順則一也親也愛也順也先王之心休休乎以

也綽綽乎以為於親履之弗可見而能加於百姓聽之弗

聞而能刑于四海曰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通一

之本始明五者

按禮

我親所自出族

尊愛所親也

不慎

可見

而

論語

作亂者未

本與

錄曰孝弟為仁之本本根也凡物有根方有許多柯榦枝

論語

卷

三

仁率親節謂人倫之道以親親為始而祖為

故立宗廟以時合祭

不得不固社稷欲固社稷不

人則教化成而澤溥於四

在念祖修德推之於變時雍夫子

此意也夫

上考詳矣不好犯上而好

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葉所以務培其根者以生意在此也設有人焉接人一團和氣而家庭有未善焉可謂仁乎又有人焉惟孝友于兄弟迺加橫逆焉有是理乎故曰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未有也然此常行之道行之事君子何乃專用力於此非仁之本乎以有子言行氣象似聖人故記於開卷之首然則務時習之第一義與

孟子未有仁而遺也

錄曰夫所謂遺親殺我世俗不孝有五之類惟不仁八欲之利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故嘗驢

於無聲有惰其四肢乎居則致其

樂豈有博奕好飲人母之所愛者子亦愛之豈有好貨

財私妻子乎色目聲不絕乎耳豈有縱耳目之欲

居上下在醜不爭豈有好勇鬪狠乎凡此

倫莫大之之益三書開卷之首不可不察也

仁之實

對華而言之實乃本然歸宿處也

蓋所以為仁非泛然之言人生父子其性至愛本然

歸宿處在於事親故謂之仁也下文義智禮樂莫不皆然至於樂則生矣則仁之全體逞露大用顯行極至手舞足蹈然

皆出於本然歸宿處非有所外求非有所假飾直示人以喫  
緊活潑之道大抵聖賢之言譬之化工生意俱包在內人視  
之有層層葉葉只是一箇骨梁內發出來便是仁之實也

詩小雅蓼蓼我匪莪伊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

莪伊蔚之馨矣維蠹之恥鮮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如絲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

我母兮鞫鞫念者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

律飄風弗弗獨不卒

錄曰治達其辭平季世之言矯以激其辭刃

將母來知劬勞顧復也君探其情而代之言則必

無私憾矣陟岵陟屺亦不知鉗罄壘恥也而能尚慎

猶可以致其情矣不得終養以盡人子之心又

勞以見其可歸咎而歸之於已其呼天怨慕

豈得已哉以血極其哀恫而不自知者也

禮記祭義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

將失之嚴非所以事親

錄曰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而孔子教之曰色難其義何

居蓋色之與力當自有辨色發氣之所動也不可以矯揉而

爲勉強而致其心和則氣和氣和則  
以然者此卽本心之仁也夫子因子夏謹守之故恐其以竭  
力爲足盡孝故啟而發之不然  
出其門  
所以事親哉

心斯爲

一愛心纏綿不已惟恐稍拂親  
婉容皆天性之誠中形外無可勉飾

不容

由愛生敬凡人於貴重之物執之中

易墜於盈滿之  
奉之患其易覆子之事親如

盈無非一種深愛  
心所流露而不自知若徒嚴威

雖日日  
堂下豈父母之所樂乎

曾子曰孝子之

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

以其飲食

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

之至於犬馬盡

錄曰夫所謂

盡已之心爲忠則與能竭其力者

孟子言曾子

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

有又

曾子不忍食羊棗何莫非盡已之心哉

此事

者庶幾

子路曰傷或食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子曰啜菽飲水盡  
其歡斯之謂孝

錄曰夫所謂盡其歡者責人以三牲五鼎則儒者無善養勉

人以齏醢恒楹則貧者無善莖啜菽非旨也靡靡者為之砥也飲水非甘也皆醉者為之醒也孰謂一言之間而非至教所寓哉

按父子惟由愛盡斯足為孝所謂甘旨何必過求

珍意天然供親赤者自食一種樸橄真摯

之意天然得有心出之所以世間惟貧人貧時多

有真孝苟一志則雖大烹以養其體章服以榮其身

聲音玩好以娛其耳目常恐虛文盛而實意稍疎問視

而志氣或怠固不獨妻子備為然也

詩南咳補亡循彼可該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違安彼居之

子罔或游膳潔爾晨飡循彼南咳厥草油油彼居之

也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違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

魚之溪鱖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

薄惟介不祉

錄曰此補亡者蓋以周道衰仁孝薄於是有不

父其父世至有母喪而登木以歌者曾不

知報本反哺之恩或何禽獺之不若也此詩本無

辭而著於鄉飲酒合樂之用君聲以通義得義以綴恩

庶幾仁孝之不廢也與

按儀禮南咳以下六詩皆於燕飲之際以笙間歌即尚書

笙歌以間之說故歌鹿鳴四牡皇華則笙南陵白華華黍

所謂工歌三終笙入三終也其次歌魚麗則笙由庚歌嘉

魚則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由儀歌笙相禪所謂間歌

三終本皆無辭毛亨詁訓謂至秦滅學詩亡六篇

晉可知實朱子謂笙必有譜如投壺篇魯

鼓薛鼓之詩而無辭者且序稱南陔廢則

友缺笙廢則樂就缺六詩並不可少即其所補辭兼

益則雖不可匹之於經亦異於魏晉之駢麗

漢言上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補

漢

天下賢聖有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

也有司固請曰豫建太子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

殷周有國治安皆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

帝平天下為太祖絕今釋宜建而更議不

子啟最長純厚太子上許之

錄曰兵革不息生民塗炭未有甚於

此時者亦有營營之惑雖以期期之言

未能遽止以是復召呂氏之禍卒致庶孽亂真漢之不秦無

幾哉迎代之謀一大幾也一詔又一幾也西漢二百年

之垂統人心天命於是乎在子之分既絕而復續

其道既墜而復振嗚呼可謂仁哉

文帝居代邸薄后嘗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湯藥非口親嘗弗進故袁盎謂曾參以布二難之今陛下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

錄曰人

賤乎分難易乎夫孝德之本通

於神明自天子

性無有異也率其性則難者易

耳參與帝其誰

之言諛且謬矣

齊太倉令淳于意右

刑詔獄是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

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

官婢以贖

懲其意詔除肉刑

錄曰漢文帝不猶

齊宣王乎以天地之貴重於角者之

牛而大賢之論

足勝人帝之屈法伸恩又非以小易

大所可比也而

必承漢祚於哉曷不曰是心足以王乎既

非納交要譽

則不免過於愛過於厚矣

衛太子之

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坐

收繫獄丙

詔治獄重身

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乳養

置閒燥及昌邑王廢霍光與諸

臣議所立未定丙吉謂光曰

武帝曾孫名病已者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光與丞相張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躬行節儉慈

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皇太后詔可乃迎卽位

錄曰傳曰人衆則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信哉史稱太子仁

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有類已又曰武帝用法嚴多任深刻

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太子誠無負於漢也及帝春秋既耄

后寵益甚芝獄然而起蓋人衆勝天是以若彼

岌殆也及至思悲於是太山之石不扶而立

上林之柳不植是以若合符節也戾之身

雖不有天下而其後此可見父祖子孫終無泯

沒之理特人與天悖時六事違以致病已親而弗陵無後

也可勝慨

世祖光武景帝子長沙定王發之後也發生春陵節侯買

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以南方甲濕徙封南陽白水

卒子敞嗣值莽篡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外生鉅鹿

都尉回回生南頓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秀隆

準日角性勤稼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

蔡少公少官為天子後卽位是為東漢

蜀先主備帝子中山王勝之後也勝子真元狩六年封

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

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蓆為業舍東南角

籬上有桑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怪之謂

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戲樹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後累官益州牧及曹丕篡卽位于蜀曰後漢

錄曰嘗觀世祖昭烈之際未嘗不喟然嘆也夫秦廢封建漢興懲其孤

盡非惟不封同姓德謫然至矣乃不旋踵間而誅僂始

何邪自古開國

之運無有毫髮

之劔尚腥大風之威猶在烏在其能澤而長乎逮至文景五

六十載以來海內

而漢之元氣

遠引於是發

烈光啟於式微之後

所不逮向使無

故知父子之間

其可忽乎哉

明德皇后

子若養他子

以選入生肅宗明帝命后撫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

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過於已出肅宗亦孝心淳篤母

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左



右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素所寵輒增隆遇

錄曰漢成帝時曹宮嘗生子矣上與昭儀大怒以藥飲宮棄

其兒許美人亦生子矣昭儀涕泣不肯食竟死兒篋中埋屏

處其他飲藥自傷墮者不可勝數史悉書之以貽千古之恨

夫親生愛愛到人雖至極愚獨不念恩自已流愛自已

生安忍若是其在天厭淫德至后與昭儀已極不

如是則其嗣不絕子殺母之理而福善禍淫之

道竟不著矣故是論之以戒萬世

蕭宗初承永平嚴切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

政賞不僭刑不濫具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

威懲姦慝抗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

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繁苛之法輕薄不

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心帝深納其言

錄曰寵曾祖咸并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

改漢制咸心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慎無與

人垂此祖飲武初為廷尉左監家世習法律

稱仁恕寵固有所受之也夫漢之元氣至此將殊矣苟

非上有章順之君下有畏慎之臣承之以寬大濟之以慈祥

天地生生之德子孫繩繩之美不其息乎厥後和帝寡嗣孫

祐繼立孝冲天亡玄曾迭運皆出章帝之裔寵子忠能承父

風數世相延不絕豈非長厚之報乎嗚呼可以鑒矣

袁安子敞孫湯曾孫逢逢弟隗四世俱為三公湯與逢嗣侯貴

盛莫加焉初安為縣功曹更任城令所在吏人畏愛之永平中

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事下郡覆考辭連數千人吏案之急迫

自誣死者衆多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

之府丞掾吏如不合太守當自坐不以相及也

明帝感悟報許得家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殊

曾以贓罪鞫人常稱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和牧守錮

人於聖世所不忍為聞者皆感激自勵

錄曰華矯論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邠吉有陰德夏侯

勝識其當封終陳掌不侯而邠昌紹國袁公乃情帝室引義

雅正及理楚獄多雪無辜與未嘗鞫人以贓罪其仁心所覃

宜乎後昆之昌盛沒母使訪求葬地道逢書生

問何之安為言處云葬此當世為上公矣

不見安異之於相處故累世貴顯其言恐不純

乎理使人識於此

按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墳墓之昉所以安妥先

人骸魄元非為求蔭後故皆擇北方幽陰之位義取安藏

也雖陶侃牛眠智與竹策不無昌後之驗然皆得之無心

非可求謀而致司馬溫公曰人之貴賤壽夭繫乎天賢愚

繫乎人無關於地理昔吾祖之葬吾兄皆以已意取便於  
事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  
從子孫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家謹用葬書者未必  
勝也范正公初卜居堪輿家謂公卿當接踵公曰我家  
獨貴孰若士子多貴奏請建學其地而公家益顯  
今人多惑於求或蕪棄膏腴或忍心暴露  
甚至破久安阡反復變易妄希非分  
祖父之枯骨謀利不責諸人而責於鬼不  
非所謂孝抑亦無志甚矣大凡葬親宜以爲避  
風避水之說不可覬覦以起欲富欲貴之心蓋吉壤可遇  
不可求何如德以俟之乎

楊震父寶子秉孫賜曾彪四世太尉德業相望震少  
經諸儒稱之曰關嘗遷荆州刺史當之郡道經昌邑故  
所舉荆州茂才西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  
知君君不知故人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  
子知何爲無知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  
孫常蔬食也欲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人稱清白吏子  
孫以此遺之不已厚乎秉少傳父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  
司空辟自爲刺史計日受奉餘祿不入私門朝廷有得失輒盡  
忠規諫性不飲酒及夫人早喪遂不復娶嘗言生平有三不惑

酒色財也賜篤志博聞不答州郡禮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  
中已爲司徒拜太尉封臨晉侯彪當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  
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中平六年爲司空又爲司徒及魏文  
帝受禪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待以賓禮

錄曰嘗觀伯起

後之言

破後世貪得之惑信哉可無

負關西夫子之

十隱莫顯乎微與夫十日所觀

十手所指皆引

其所謂清白吏亦豈尋

者比哉觀其清德

流長比袁氏尤爲過之後世鮮

有能及豈區區啣環之報所致哉

當塗長荀淑有子八人儉緝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

之八龍渤海苑康改其里曰高陽里擬之八愷爽字慈明幼好

學十二能通春秋論語耽思經書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

氏八龍慈明無雙靖字

有俊才動止以禮或問汝南許

章爽與靖孰賢曰此

外朗叔慈內潤時太丘長陳寔

有子六人紀字元

在稱謹字季方齊德同行人稱元方

難爲兄季方惟爲弟

弟孝養父子並著高名暇則詣荀氏雅

無僕役惟紀御車謙遜乘孫羣尚少載車中旣至荀乃叔慈應

門慈明行酒文若年幼坐着膝前諸子相與討論時德星見太

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相聚會

錄曰愚觀東漢一代始也客星見而興終也德星見而衰然

引通鑑  
則懸象果不可信乎君者一時之表賢者衆心之歸也天不以霧霽混茫而滅德星之耀猶時不以彗孛往亡而絕賢聖之生故誦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之詩則知姬德之所由昌觀掩涕反袂吾之矣夫之嘆則知周道之所以亡不獨漢之末世而已然矣

按東漢稱荀爽

考

石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

之俱化曰寧

無爲陳君所短有盜潛梁上寔

覺夜起呼諸子訓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凡遂至於此盜驚墜地取絹二疋遺之令改過自是一郡之內無竊盜者起

微同郡鍾皓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爲友

皓爲郡

舉寔自代太守高倫從之會中常侍侯覽託

倫用吏

人不宜用而覽命不可違乞從外署於是

鄉論怪其非

自引愆倫曰陳君可謂善則稱人過

已者矣

競以文譽擅一時而太丘則以

二難爲名士孫羣仕魏爲尚書歷世逮有由然哉至天官家言含譽格澤皆

曰德星

知荀陳時所見何等要皆史臣欲神其說假托

附會史遷火流爲烏聲魄色赤之故智爾

晉書嵇紹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啟武帝以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乃徵之始入洛或謂王

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時侍中賈謐以外戚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焉謐求友於紹紹拒不答及謐誅紹以不阿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初反正上疏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無由兆矣及河間王顓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次城東又宣言於衆曰今日西討誰爲都督六軍皆曰紹以天子蒙塵承詔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于蕩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隨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錄曰按晉史侍中忠義之首而錄於父子之仁何也易曰幹

父之蠱厲終吉中有萬世名教之罪人也侍中者一代忠

貞之巨擘也昔於鴻毛而且穢於青史今之死

不惟重於泰山日月昔之稱揚不過曰賢侔卻缺

今之褒顯將乃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出於

天性乎故曰不必於孝子之門職是道也

卜壺勤於吏事幹實當官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明帝器重之

阮孚每謂其恒無閒泰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

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達壺厲色曰悖

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時庾亮將徵歷陽蘇峻

壺固爭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京師一旦有變易為蹉跌  
宜深思遠慮亮不納峻果稱兵攻青溪柵詔壺都督軍事與峻  
拒于陵西力戰而死二子珍盱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壺妻裴氏  
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復何憾

錄曰愚觀兩至 間而有卞氏父子可謂出類拔萃者矣夫

峻之亂亮召 灼知其不可而顧死之何邪

蓋狗名之與務實 殊狗名者矜其威儀修其談

論言合則蜉蝣焉事 豫焉以清虛為高致人亦不異

其常而已安於其可也務實者執性堅剛持論篤實遇事而

坐視有如仇讎臨難而苟免若將免已以赴蹈為素志人以

是推之而彼 知其不可以故不至於死亡不已也然能殺

身成仁益彰完節子復求仁得仁忠孝兩全將與天地同其

久日月並其明以 何啻千百哉

陶潛與子疏曰告 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

誰能獨免吾年過 少而窮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

拙與物多忤自量 已必貽俗患僂倖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

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憾

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

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

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意淺識

罕謂斯言可保日月暫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  
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六分將有限也  
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  
歸生伍舉班荆道 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  
父之人哉潁州韓 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  
居至於沒齒濟北 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  
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仰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  
復何言

錄曰生人之首三綱爲首靖節一身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  
委運於大化幾於聞道者矣或疑其規規遺訓似過爲身後  
慮者不知父子天性何可廢乎斯疏自書契以來性衷真切  
千古而下可想見 而密質有其文非但榮辱之遠苦  
樂之共而已視 而亂大倫者可同日語哉

按陶潛書 髮 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  
總不好紙筆爲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  
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  
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嘗讀三百篇子道備矣父道  
闕如也是詩可補父道之一

吳隱之弱冠介立有清操年十餘父喪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



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嘗食鹹菹以其味甘掇而棄之與  
太常韓康伯隣居韓母殷浩之妹賢婦也每聞隱之哭聲輒輟  
殮投箸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  
尚書隱之遂階清級

錄曰隱之史稱循吏所以酌貪臬而不易其心者固將立身  
行道揚名顯親而身也苟非自少介立哀慕其  
親安能卓然不變禮有由然也而康伯之秉鑑  
韓母之知人不寧同上同里古云里仁爲美有如是哉  
可以貽後世之擇而處者

魏書咸陽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仁恕簡靜雖  
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  
篤親念故無所遺棄任鎮東將軍懷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  
學業風化頗行士人主者率皆饑寒允散財竭產相贖  
賑無不感其仁厚年謂人曰吾兒在中書時有陰德濟  
救民命若陽報應享百歲卒年九十八

錄曰死生亦大矣高伯恭以無貳無惑而母子皆登上壽知  
命者奚必營營然哉雖然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矧中書之地政本所關乎跡其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又  
非長樂老之比矣及允卒懷州故老立祠野王之南樹碑記  
德其壽寧止百年必世而已乎

唐書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  
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  
所以有負米之傷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  
日更爲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錄曰太宗斯言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夫萬壽無疆雖古今頌  
禱之辭然出之於心自盡情可也若以已處之豈以虛文  
之樂而易至情之實乎况太宗天資之美苟充以聖賢之  
學何堯舜之不可及

按古人置酒高會酒酣則起而爲壽以致祝頌故雅歌燕  
饗之什多有遐不黃耇壽考不忘君子萬年之語非必覽

佳辰親月聚慶始效岡陵之咏也後世遇初生日輒開

筵行觴笙歌累夕侈目前之成立忘劬勞之自來有識者  
亦時舉太宗之流慈愛議以爲父母如在或可少置一  
樽以娛二白

世不稱老又子年益增則父母來自  
苦少爲子者且使親或惕然於少壯衰老迭爲乘除之感也

狄仁傑從容言於天后曰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耐姑  
於廟者太后意稍寤召還廬陵王

錄曰梁公之論肫肫乎天理人情之極至非但因其所明通

其所蔽已也蓋子之於母天性之一本也姑之與姪異姓之懸殊也虎狼獰矣猶能知父子之親者淫未極也人惟縱欲之極而後本心閉塞本心閉塞而後異姓乘之雖然天后亦人爾孰無利害惕於其心哉此耐姑於廟之說直有以感動其未厭之仁心而論事有回天之力其梁公之謂乎

梁公為并州法曹參

時親在河陽梁公登太行山反顧見

雲孤飛謂左右曰吾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左右為之感動

錄曰公之忠貞人所知也其誠孝人不知也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知人臣不忠志之不行惟患行之不立不患事之難濟惟患誠之未至李敬業以厥父搆殺之軀徒以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爭之幾何其不遑亡矣乎

李晟數歲而孤事母孝

泚據京師李懷光圖為反噬晟乃

大陳三軍于渭橋

斷賊首尾覘知賊重兵皆在苑中

乃率騎步夜使人叩苑牆二百餘步分道並入鼓譟雷動乘勝驅蹙至於白華朱泚姚令言相率遁走晟軍入京城屯含元殿前露布至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兆人非為朕也及子愬復為帥嘗乘雪夜破吳元濟止其外宅蔡州吏告城陷元濟不信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乃曰何常侍得至此元濟於子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與父曩日同聲並美

錄曰成湯之征葛以無敵之師行王者之政其民不知兵者  
順而易也晟父子之於唐以罅漏之功遏滔天之陷其市不  
易肆不戮一人者逆而難也使晟聽諸將之議徒擾市里未  
必能成廓清之功懇信軍吏之言徒殺李祐必無以效坎墉  
之績故曰惟西平有子父子之間其功大而仁溥哉

按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軍中有言及  
家者晟泣曰天

遺晟曰公家幸無

曰爾敢為賊間邪立斬之以號

於軍中古云為天下者不顧家雖顧之何益哉當泚盜京  
師懷光反咸陽此乾坤何等時也苟有一毫私意則方寸

既亂不能有家將併不能有國矣厥後賜第供張迎  
導列懸較之疇昔之家何如乎矧有若憲若愬者在泚雖  
欲不善遇之敢得

李光弼本契丹遺種

世變拔任兵柄毅然有古良

將風終父喪不入事

卒異於庸人武夫者又段秀

實亦武士為人狗狗常

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

物人視之儒者

歲母疾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

孝童又李

具兄俱客荊州母憐其孝每日建子勸吾食

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鄉人化之有爭鬪不詣公府而詣建德  
宗聞其賢擢右拾遺翰林學士

錄曰薛放有言人能孝慈則氣感和樂故以外裔之種武夫  
之末羈旅之賤而立功立節立名莫不根柢於此况貴如王  
公尊如中土賢如士大夫豈待論說而後知哉此皆有功世  
教史以采贊之也

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五月一日太子生後宮李氏出也知  
開封府周起方奏曰知喜乎曰不知帝曰朕始生子  
即入禁中懷金錢山李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  
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  
男左右取釵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即仁宗也

錄曰有宋一代其垂統立命之基實繫於此夫取天下於倉  
卒之際當時雖無異辭後世未必與也三葉而有仁宗傳之  
四十二年之久深仁厚德漬髓淪肌祖宗之大業愈光帝王  
之正統斯定君子之上雖隔百世而其慶幸喜溢之  
私且油然而於意言表矣

仁宗景祐二年育汝南君王允讓子宗實於宮中允讓太宗之  
孫父商王元份也帝未有嗣取命皇后撫鞠之時方四歲  
錄曰時帝即位十三年年方二十六且曹后之立僅逾年爾  
遽取他人子育於宮中何也曰此帝所以稱仁而后所以稱  
賢也夫古人至正大公之舉莫過於繼嗣常人苟有千金之  
產年齒衰暮尚勉強覲覲必不得已猶不肯顯育同氣之子

况以神器之托曆數之歸苟非胸中純然有見於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孰能無所繫累邪後之人君能以仁宗曹后爲法則雖不出於已嗣而萬世稱聖百代稱宗國祚永綿而不絕苟有私意雜於其間不以祖宗天下爲公而以繼嗣統緒爲諱萬一事起倉卒必不能光明正大如宋之仁宗者或曰以帝之仁而能有後何也曰易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能齋心滌慮而感應之理未著焉然天下後世固已信其德之重而君子止勉於爲善之可繼而不能必後世之能繼可力於修德之相傳而不能必世澤之必傳其可能者人也其不可能者天也

夏炎元年夏五月朔康王即位先是元祐皇后親降手書播告

中外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歸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

意夫豈人謀會宗澤南京本藝祖興王地請幸之遂築壇應天府門之左王登壇受命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

錄曰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皆自立者也而元祐太后之詔顯然明白天廼憇遺一老較之元肅庶幾無愧統緒之仁矣當是時九廟震驚六宮離散一祖八宗之大業淪亡殆盡不可一日無君者也胡明仲上疏之言竊謂過矣

按東京既陷金人欲得玉牒交務官邵溥以三之一投諸  
火故宗室多獲免者此予家始遷祖至浙之由也夫徽宗  
本三十一子止康王存其登壇嗣位宜也獨是時父兄蒙  
塵備歷艱苦正宜臥薪枕戈以圖二帝生還可也乃玉食  
錦衣偏安自足敵至則航海播遷倖其既去則又泄泄玩  
愒方且爲久處臨安計絕無意淮北一步甚至殺忠義以  
快敵負普天之責東京黎庶翹首南懷棄而不顧亦獨  
何哉窺其意蓋恐一一回鑿則天位未必長保故假  
敵手以速其斃勝於歸處宮庭致煩鎔鐵伐樹種種防範  
之多事也外示請迎之禮內行包藏之心故五國殂而

後韋妃得歸金人亦墮其術中而不覺也悲夫

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  
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十一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諭令諭生偁  
是爲秀王夫人張氏與元元年十月生帝于秀州時高宗未  
有後昭慈聖獻皇后自江西還密爲高宗言之右僕射范宗尹  
造膝以請上虞丞婁仁亮上疏極言高宗大悟曰太祖以神武  
定天下子孫不得饗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  
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後紹興三年五月育  
於禁中三十二年立爲太子已卽皇帝位  
理宗皇帝亦太祖十世孫父希瓚追封榮王母全氏以開禧元

年正月生帝于紹興寧宗無嗣選太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如高宗擇普安恩平故事乃與濟王竑並育禁中帝性凝重寡言潔靜好學會濟王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乃屬意帝嘉定十七年八月寧宗違豫冊爲皇太子已嗣皇帝位

錄曰愚觀南宋之事未嘗不嘆天意之有在也蓋自高宗立而忘父兄之讎人孰不痛之而不知天意固自有在若爲太祖毆除之者夫以有子三十一人而一旦俱亡天豈無意哉使二帝或自漠北而歸則徽宗未老欽宗方壯誕育未可量也高與寧縱無嗣孝與理何由立乎卒之傳位六帝百五十年與北宋媲美則是天道好還之報於此驗矣或者不務觀理詭以粘沒喝爲太祖後身嗚呼遽可信哉

按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也晉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吐谷渾有子六十人亦爲罕見徽宗三十一子不爲少矣行之後僅存高宗一人又無嗣續孝宗而下八君皆出自燕懿王德昭之後則是南宋歷傳一百五十三年於高宗三十六年之外仍屬太祖繼統而七修類稿載幹離不陷汴京殺太宗子孫幾盡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貌正與藝祖像相似當時殺德昭貶光美深謀秘計與自殺者一間耳蓋太宗惡報不獨在長子元佐之不得令終矣



曹武惠王父芸生彬始晬以百玩之具羅席前觀其  
手執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當時異之及長  
爲大將伐江南每緩師冀李煜歸服及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  
事諸將皆問候彬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公誠心自誓  
滅下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江南  
賴以保全子七人璨瑋文寶顯名翊娶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  
宣使玳左藏庫副使  
郎珣東上閣門使琮西上  
門副使領鎮海軍節度使  
女卽慈聖光獻皇后也後累贈芸  
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諸孫並通顯

錄曰牧誓之六伐七伐聖人用武之事也泰誓之一德一心

聖人居功之本也兵非得已也事苟可濟而必殘民以逞非  
惟逆天之道而人事之報可不鑒乎遠者秦項之徒近則瀚  
與全斌之輩天怨之怒以至不遺一綫安在父祖子孫滿門  
全盛乎且江南無  
以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爾惟以  
不殺爲戒彬之立心肫肫仁矣豈暇爲後嗣計而出之哉  
按彬之破遂州也諸將皆欲屠城彬獨執不可有獲婦女  
匿軍中者悉廉出之閉之空室令守者密護編訪其親屬  
畀歸完聚間有孤子無侶者爲之擇配具奩裝嫁之此其  
用心尤爲肫摯可謂令嚴而仁溥矣夫子稱僑曰惠人宋  
祖謚彬曰武惠其猶古之遺愛也夫

王文正公文祐以文章顯於漢周之際入宋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子旦幼沈默好學有文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負人倫鑒與旦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帝素賢旦曰爲百必斯人

錄曰愚觀司馬公其真之而知所謂陰德矣夫天理昭然者也人惟著之於心累之於躬而視之無見聽之無聞所謂冥也然豈一朝夕之所積哉自今言之寬心之量也不寬刻急迫狹隘吾寧斯須忘乎是寬可以積陰德也仁心之德也不仁則殘忍刻薄寧頃刻離乎是仁可以積陰德也公心之平也不公則仁寧一息背乎是公可以積陰德也恕心之推也毛洗垢吾寧一念存乎是恕可以積陰德也非若釋日之杳冥寂滅也

按王旦初應舉至京聞有子母相哭者詢其故謂父逋官錢鬻女將別而悲旦惻然謂其母曰盍以女與我往來時得相見母然之遂以直償原主約三日後來取踰期不至其母攜女來館舍虛無人矣及旦叅知政事家人出賀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以賀爲可見三槐兆應父作

子繼積累非一人一世已也且位愈高而心愈下其兢業不自假滿之槩夫豈世祿之子可比哉今人居官立心未有能如祜者其子孫又從而斲削之是自踏其本根而漫言天道無知仁者無後則亦惑矣

范文正公有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蔭守將作主簿以非所好卽解去從父之鄧仁登進士亦以親遠不赴

且祿食而輕去父母邪嘗曰吾平

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凡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每戒諸子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思不至聖賢地位又曰六經聖人之事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文正公嘗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德得其畧知子孰如父云

錄曰語稱仁者有

可自棄乎哉文正熒熒孤子少年尚

冒朱氏介然一貧士也及其後也身爲將相子皆聞人非其心之所主有大過人者其能然哉夫憂樂一人之情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王者且然矧輔相乎忠恕切已之要也盡已之心與物無忤聖人且然矧學者乎嗚呼觀諸子之所得則知其所至不偶然矣

按自古有志之士多起式微方文正之熒熒在疚也苟有

可以自存之地何至冒彼朱姓邪惟其心志之苦筋骨之  
勞無所不至故能堅其先憂之志以成大受之材信有如  
孟子所稱者夫古今來貧士難更僕數而降大任者不恒  
見則以雖處困窮不肯動心忍性增所不能天惟因材而  
篤豈漫降之不勝任之人哉文正獨立自成一無依倚然  
其得志之後仍分餘祿置義莊以厚宗族其度量相越有  
非恒情所可幾時將相大臣如灌如衛多冒他姓夏  
侯滕公初亦姓孫貴後乃改文正之事又何嫌於行己之  
大乎雖然處豐亨者境順處貧約者境逆富貴之子安飽  
不待求心思無所擾良師益友鼎至其門琅函細帙插籤  
盈架較之寒士豈不易成顧迺便安逸樂若范氏之克世  
其家者絕少豈不重可惜哉

韓忠獻公億有八子綱綜維縝維縝緯緬絳維縝位公府而行  
各有適絳適於同維上縝適於嚴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  
燕居未嘗有惰容每見諸路奏牘有攜拾官吏小過者輒不憚  
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  
則望爲公卿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人於聖世及維爲門  
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約上官均  
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責望乃是相率爲  
善何害於理若苛索之懼於國事無益迺罷

錄曰愚觀韓忠獻之言與袁邵公異世而同一軌也君子居官任職若不當臺諫銓衡之位或可辭其責耳苟當斯位而能以是存心非惟長國家之元氣抑且綿子孫之厚澤人何憚而不爲哉藉曰任已之心於無過中求有過無意中求有意獨不深思之曰絳同維正縝嚴億方一父數子且不能盡同何況四海之廣盈廷之衆乎人惟存心平恕而顯世之德滋大君子其可忽也

山陽徐積三歲喪父旦旦求之甚哀讀孝經輒涕淚不止事母朝夕冠帶定省應舉入都不忍舍其親不赴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見自怵然不敢加足爾母亡悲慟嘔血廬墓三年臥苦枕塊衰經不去體常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學士呂溱過其廬爲之泣下甘露歲降旣終喪不輟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元祐初薦爲楚州教授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學者稱節孝先生

錄曰愚觀宋世重熙累洽而知節孝之所以爲君子也夫一人之孝出於天性或不能達之天下惟人皆勉於爲善則何患人人無君子之行哉推積之心於斯爲至若乃終身不用石器衰經不去體終喪不輟几筵雖猶可勉而能然當今亦

罕見其儔矣

按古者三年之喪有俯就跂及之論蓋虞用桑主練用栗主喪畢則奉主家廟以時祭奠不責人以終喪後起居饋獻如平生也羅遜除父喪猶布衣糲食李百藥親喪四五年容尚癯毀蓋聚順之日人情視爲故常一至違養必忽忽若有所遺忘者不僅疾痛慘怛必呼父母卽幸而得志行道事無巨細一一憶親顏之一開杳不可得則撫柩捲而含悲對松楸而掩泣愈久愈痛寧忍一日忘之近見曠達之士每以素冠爲不祥易服爲恭敬方居喪而飲食居處未盡如禮輒曰毀不滅性以自解又安望其終喪以後尚戀戀不釋哉朱文公母夫人諱曰某布衫中孺祖母嫁衣製一墨衰候翁姑私忌服此出慰君子有終身之喪其用心如此此禮將不可復邪

岳飛天性至孝父和一生時有大禽飛鳴室上因以爲名及長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渡河河北淪陷音問絕日夕求訪不可得俄有自母所來者寄言謝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數遣人迎之阻於寇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後有痼疾雖身服王事嘗以昏暮竊服至親所嘗藥進餌語欬行履未嘗有聲每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及卒毀

幾滅性與

其跣足

既既墓廬墓所刻木爲像行溫淨定省

禮如生時五子雲霄霖震霆雲年十二從戰數立功軍中呼曰  
羸官人死時才二十三一女未及笄痛父兄冤抱銀瓶墜井死  
孝宗立追復原官並加褒贈

錄曰飛之一門而可少哉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

致其身飛於此言非但講習討論而能身體力行若此所謂

雖曰未學吾必謂

者雖然飛尚可得有如雲者且爲善

子非有嚴師賢父之益女幼弱無識焉知殺身成仁之美語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於岳氏父子見之乎

徐應鑣試補太學生宋亡瀛國公入燕三學生皆從行應鑣不

欲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

第有祠應鑣具酒祀飛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誓不與諸

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

賦詩自誓祭畢以酒

其醉臥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

積諸房書籍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聞火聲起至樓穴牖視之

見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諸僕壞壁入應鑣不得死與其子

女怏怏出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瞳目

如生後同舍生劉汝鈞收葬之方家峪私謚正節先生

錄曰自宋德不綱士風殄瘁過者傷於激烈若陳東歐陽敏

尊然而靡寧不及者淪於汙蔑若三太學生靡然

意巨翁父子出於其間乎夫殺身成仁君子之大節以  
素養琦與崧之素聞尚曰休戚未關而肉食之可諉也其  
抑何爲者哉以其質則弱非有慷慨之量也以其年則幼非  
有歲寒之操也而乃甘心共斃可見秉彝之良不以幼弱而  
可忽當時賣國降敵之徒聞之能不自唾邪抑鑣之死告於  
岳飛其精神所契有素而一門忠孝寧無感發興起乎哉岳  
女之墜井將不徒可謂德不孤矣

按吾杭西湖勝地名賢旂宇星布而忠臣墟墓近而可攷  
者有三於宋則岳公忠武徐公忠節於明則于公忠肅並  
皆照耀湖山然兩少保身歿未幾而褒贈疊至庸夫孺子

咸知之惟翁當易代之秋不遑他議歷元  
祠賜額之典又其墓僻遠人跡罕到臥石馬於寒

梁於蔓草僅有白鶴蒼松青燐相弔而已嗚呼當伯顏入  
臨安時上則帝與后諸王下則宰執羣臣空庭北去絕  
無有慷慨殉國之志者而巨翁不過一諸生其子曰琦曰  
崧亦僅鄉貢士耳非有官守言責之比也而乃合志同心  
始焚終溺至少女元娘婉孌弱質略無瑟縮畏去之態卒  
從父兄以死苟非平日天經地義之大昭孚於心講求有  
素烏能見義不回若是哉竊怪夫趙宋南北之季其忍心  
負國反面事讎者恒在秉鈞擁節大臣而



有...者則在於士抑何壯哉

志堅貞向使居得為之位乘可

遂出古良臣下即不幸而遭百

之其能為兩少保之為更可必也兩少保位居將相命由

君父巨翁之生死可以自由而竟與信國公同荷宋室三

百年養士之報此其大節可以映日星撼山嶽而

夫孺子之見以

與兩峰爭峻而

亟當起而表揚之

秋之正氣是切

兼享鴻

不...臨

補者哉獨惜兩少保

且荒蕪久將迷於所往

貌鼎立為三以扶

卷之三

